

魔

箫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



柳残阳作品作集(之二十二)

魔 箫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内 容 简 介

教子青听说恋人亦虹死后葬于山岭，可他却发现坟中棺材是空的，棺材底歪歪斜斜用指甲刻着几个字：“教子青，我要让你一辈子痛苦难安！”

到底是谁盗走亦虹的尸身并写下这充满仇恨的字句呢？

武林前辈薛天和遭人杀害，临终前将怀揣的“风云榜”交给了鬼影箫教子青，让武功高绝并一身正气的教子青找到“风云榜”的主人，却坚决不让他为自己报仇，更不说出凶手的姓名。自此教子青便为“风云榜”而迭遭各路豪杰的追杀暗算，无一日安宁。真可谓：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！

江湖上早就传说谁得到“风云榜”，谁就能登上武林首领的宝座。那么，这“风云榜”为何有如此威力呢？它蕴含着什么秘密呢？

故事进展中，不论残酷血腥的打斗，花样翻新的暗算手段，还是争风吃醋，卿卿我我，男欢女爱，都围绕着上述两个悬念的逐步解开而绘声绘色地描述，使人读来始终兴味甚浓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(1)
第 二 章	(25)
第 三 章	(46)
第 四 章	(67)
第 五 章	(88)
第 六 章	(109)
第 七 章	(130)
第 八 章	(151)
第 九 章	(172)
第 十 章	(194)
第十一章	(215)
第十二章	(236)
第十三章	(258)
第十四章	(280)
第十五章	(302)

第一章

“的笃”、“的笃”、“当当”……

时间在寂静中流过，耳听得打更声“的笃、的笃、当当”的打过二更……

一会儿，阴云四合，不久便“淅淅沥沥”的下起雨来，夹杂着偶而一阵的寒风，这是晚春时分，春寒料峭，别有一种凄凉的感受。

在一座大庭院外的墙角，有一条人影，一直目不转睛的望着他上头的一个小窗户，他一动不动，脸上肌肉扭动，神色凄楚，宛如他身上正被剝去一块肉般的那么难受，那么痛若。

那扇窗户漆黑一片，里头如果不是没有人住，大概就是已经安歇了，可是这个人似乎在等待什么，几个时辰中，他一直盯着那扇窗子。

他脸上的神色越来越难看，渐渐现出凄凉之意，显然心中甚是悲痛，斜风细雨，兀自未息，他仍勉强克制自己的冲动。

时间慢慢的流过，于是“的笃、的笃、当当”的打过三更……

他已经忍耐不住了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游目四顾，确定四周无人后，提气一纵，便即蹿上了墙头，轻轻的跃下庭院。

这人沿着花间小巷，往大屋里走，他对这里头的环境似乎极是熟悉，穿过长长走道，这人绕到一幢小楼门前，四周另有矮矮的围墙围住。

这人悄悄的在门环叩了三声，里面没有一点反应，他伸手推门，发觉门内上了闩。

毫不犹豫，他翻身进了围墙，里面有一扇小门却是虚掩着，这人推门入内，轻轻的拾级上楼，黑暗中只听得楼梯发出轻微的吱吱之声，此外，没有丝毫的声音，里面一片死寂。

虽然里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是这人依然通行无阻，显然他对这里非常熟悉，有没有灯光对他而言，并没有什么两样。

到得楼顶，侧耳静听，仍然没有半点声息，他朝着边间的卧房走了进去，房中连呼吸之声也没有，他再吸口气，退了出来。

怔了怔，他感到一股不祥的预兆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寂静凄凉之意。

他再走到对门的房中去看，室中空空洞洞，除了一床、一桌、两椅之外，竟然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他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慢慢退了出来。

他又在每一处查看了一遍，确实一个人也没有，而里

头的家具用具，显然是最近才搬走的，如今看来，却仿佛是许久以来一直便是如此空无所有，不知内情的人，还以为这里从未有人居住呢！

他隐隐觉得不对头，来到楼下，摇了摇头，喃喃自语道：

“莫非搬过去了？”

他呆了一呆，越墙而出，他对这里甚是熟悉，穿廊过户，就像是在自己家中行走一般，来到大厅前，门外两盏大灯笼，上头有块横匾，写着：

“正气凛然！”

冷冷一笑，低声骂道：

“好一个正气凛然！”

他又过了三条走廊，来到花厅门外，见到窗纸中透出光亮，他轻轻伸手推开了厅门，只见窈窕的身影，背着门而立，同一个姿势好像已经站了很久，浑然不知有人推门而入！

这人望着少女的背影，犹豫半晌，似乎想要叫她，却又不愿，四面窗户紧闭，寂然无声，这人突然发起抖来，颤声道：

“怡人……”

那少女吓了一跳，转过身来，只见她圆圆的脸蛋，一双大眼睛黑溜溜的，大约十七八岁年纪，生的极是俏丽，不过此时脸色有些苍白憔悴。

少女“噢”的一声，声音中颇有焦虑之意，张大了嘴

巴，过得半晌，轻声道：

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

· 这人叹了口气，上前一步，低沉的道：

“怡人，你家小姐呢？”

怡人瞧了这人一会，怔怔的流下泪来，把头垂得低低的，却是一言不发。

这人心中一惊，叫道：

“是不是……”

怡人只是流着泪，并不回答那人的话，那人忍耐不住，上前扳住怡人的双肩，拼命的摇晃着，像失了心性似的，叫道：

“你说话啊！你说……”

怡人吓得倒退一步，惊叫道：

“别问我！”

这人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放开双手，凝目瞧着怡人，呆了一阵，道：

“怡人，出了什么事，你老实对我说，我既然来了，我……”

怡人忽听得脚步声响，门外有数人匆匆奔向这里，怡人道：

“快走，有人来了！”

这人呆在原地，对有人来到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双手紧紧握住拳头，如同一具蜡像。

只见火光明亮，有两个人高举火把，后头跟着两个人，

走了进来，执火把的其中一人，一见到里头有人，大声喝道：

“什么人敢夜闯本府？”

后头两人也踏了进来，左边这位年纪稍长，锦衣华贵，一脸精悍之色，他向身边那人横眼瞧了一下，重重哼一声，说道：

“你终于来了，敖大侠！”

原来，这位生得十分俊俏，斜耸的眉如剑，双眼大而澄澈，鼻梁端秀而挺直，身着一身黑衣衫的年轻人，就是“鬼箫影”。敖子青！

这位江湖上威名赫赫的侠客，武林中睥睨一时的英豪，假如他不是因一股出奇的愤怒冲激心头，致使他面孔微微扭曲着，一定更加俊逸！

他那微微下抿的嘴唇，不但含蕴着些蔑傲神态，他的整个外表，都散发着一股无形的脱凡超俗的气息，更有一股说不出，道不出口的潇洒韵味，真是人中龙凤，翘楚之绝！

敖子青满腔激愤，但他将心里火气按住，缓缓的道：

“亦虹呢！”

另一位紫色脸膛，面色严酷，年约四十五六的中年汉子向前迈了一步，反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这里大呼小叫？”

敖子青冷笑一声，浑不理睬，静静的注视着紫色胸膛的汉子，问道：

“你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手执火把的一人喝道：

“敖子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沙大爷这么讲话，你不想活了？”

敖子青剑眉一挑，似笑非笑的道：

“沙大爷”？紫霸王沙野町？”

紫色脸膛的汉子，得意的笑笑，傲慢的道：

“不错，正是你家爷爷！”

敖子青望着对方，沉静的道：

“只可惜，我家爷爷老早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想来你也不会活太久了。”

原先说话的那人，厉吼一声道：

“敖子青，你猛、你傲，只是今天你选错了对象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了。”

敖子青淡淡的一笑，满不在乎的道：

“湖魔邵化易，如果不是看在亦虹的份上，你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，还敢在我鬼萧影敖子青面前逞威风，你最好掂掂自己的份量！”

湖魔邵化易恨恨的道：

“哼！敖子青别以为我怕你，早晚我会叫你知道，狠话别说的太早！”

敖子青语音竟十分平静，摇头道：

“邵化易，我不是来跟你闲磕牙磨，我要见亦虹，请你把她交出来！”

缩在一旁的怡人，泪眼婆娑，抽抽噎噎的道：

“敖公子，小姐她……”

一个箭步，邵化易拨头拨脸就是两记大耳光，愤怒已极的咆哮道：

“小贱人，你给我住嘴！”

怡人被打得晕头晕脑，鼻口流血，两颊红肿了起来，指痕鲜明的浮在脸上！

敖子青大吼：

“邵化易，你说，亦虹呢？”

邵化易向敖子青看了一眼，说道：

“亦虹是我的女儿，她在哪里，我有必要对你说吗？”

敖子青森然的道：

“我只是想知道亦虹是否平安无事！”

邵化易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敖子青，你也太固执了，倘若你把东西早早交了出来，说不定我和你已成了翁婿，今日也不必怒目相视，干戈相见！”

敖子青呆了一阵，皱皱眉道：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怡人甩甩头，冷凄凄地插口道：

“小姐被老爷打死了……”

敖子青一惊，瞪大眼睛，嘶吼的道：

“怡人，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邵化易不再去责怪怡人，双手背后，却十分镇定，摇

头道：

“敖子青你害死亦虹，尚有脸来此问我要人，你真是……”

敖子青差一点晕了过去，闭闭眼睛，放缓了嗓音，道：

“我害死亦虹？邵化易，你是不是人？虎毒不食子，你竟打死自己的女儿，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，你实在太残忍了！”

邵化易愤然道：

“我把她养大，她拿什么回报我？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，在她心目中，除了你这个臭小子之外，还有我这个爹吗？”

敖子青有些艰涩的道：

“即使如此，你也不该狠下心杀死她，杀了自己的女儿，你的心太毒了！”

说着，向邵化易走上一步，眼中凶光暴长。

沙野町站在邵化易的前面，喝道：

“敖子青，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今天你沙大爷就送你到黄泉……”

邵化易大声叫道：

“沙贤弟，暂且退下！”

沙野町回应一声，回转身，站到一边，恶狠狠的瞪着敖子青。

邵化易阴沉的道：

“姓敖的，事已至此，亦虹已死，咱们之间已无恩情可言，快将东西交出来！”

敖子青忍住泪水，目光寒凛如冰，生硬的道：

“今天我若杀了你，亦虹在九泉之下，必然怪我，我不杀你，你扪心自问，为了身外之物，害死自己的女儿，你不悔恨吗？”

邵化易表情冷漠，沉缓的道：

“生她，养她，亦虹本来就是我的，要怎么处置她，你是个外人，可管不着！”

带着一抹凄凄的苦笑，敖子青喃喃自语道：

“亦虹，他待你如此，你为什么还那么孝顺他，你太善良了，亦虹！”

随即又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硬崩崩的道：

“亦虹葬在哪里？”

摇摇头，邵化易不动声色的道：

“这就不劳敖大侠你费心了！”

重重一哼，敖子青不再多说，转头面对怡人，怡人泣然欲泣的摇摇头！

双眉倏竖，敖子青怒道：

“邵化易，难道你不肯让我去祭拜一下亦虹，我未能见她最后一面，你竟然连她埋葬的地点也不让我知道，你太没有人性了。”

这位令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煞星，此时可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面对自己心爱之人的父亲，他即使满腹怒火，却发泄不得！

阴诡的笑了笑，邵化易颌首道：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，你须得将东西交给我，我即刻带你去！”

敖子青怪枭似的狂笑一声，道：

“好，很好，邵化易，想不到你把自己的女儿看的这么不值钱，今晚我饶了你，以后如果咱们再碰上，休怪我无情……”

摇摇头，敖子青无可奈何的又道：

“亦虹要恨我就让她恨吧！是我无能，未能好好保护她！”

说着，他转身正要往外走，沙野町一跃，挡住他的前路，怒傲的道：

“想这么走了？没那么便宜的事！”

缓缓退回一步，敖子青冷冷一咧嘴，道：

“凭你这块料，也想拦住我？你自己最好先斟酌一下自己的份量！”

沙野町恨得一个劲的跺着脚，咬牙切齿，狂厉的大吼，道：

“娘的皮，姓敖的，老子今天就挑你这个活王八试试，你他妈拉个巴子……”

敖子青“呼”的一个箭步上来，抖手就是一个大耳括子，沙野町脑中急快的闪了一个意念，却已来不及，只有挨打的份！

“啪”一声脆响，他的左颊已红肿了起来，五条指痕鲜明的浮在脸上，唇角血迹殷然，用手指着敖子青，声如雷

鸣般道：

“你这狗操的野种，你道沙大爷收拾不了你吗？老子在行道的时候，你还赖在你娘胯下闲爬呢！你给老子来这一套……”

他话未完，敖子青冷不防地，又“劈劈啪啪”的赏了他四记大耳光，双目倏寒，沉沉的道：

“你嘴巴放干净点！”

呆了呆，沙野町连连着了道，不由顿时大怒，暴跳如雷，怪叫道：

“有本事咱们……”

邵化易低叫道：

“沙贤弟，休得鲁莽！”

沙野町口不关风，唾沫横飞，脸色变青，愤怒如狂的喊道：

“邵大哥，今天我非剥了这小子皮不可，以为老子含糊他了……”

猛然大吼，邵化易火了道：

“给我住嘴，滚到一边去！”

沙野町显然很畏惧邵化易，立即垂手低头，噤若寒蝉，但仍是满脸怒色，咬牙切齿，似是恨不能生啃了那敖子青！

沉着脸，邵化易愠道：

“姓敖的，你到底要不要将东西交出来，我已经渐渐失去耐性了！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敖子青不屑的道：

“东西在我身上，有本事你就过来拿，少在哪里大呼小叫的！”

邵化易哈哈一笑，更加在狂傲嚣张，他放肆又得意的道：

“姓敖的，如果你还想活一口气出去，你最好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可以把解药给你，免得你英年早逝，枉自送了性命！”

敖子青面色大变，目光冷酷生硬，觑着邵化易的眼睛，一字一字的道：

“什么解药？”

邵化易毫无笑意的一笑，道：

“我早知道你会来，在亦虹的小楼四处我已经洒了无味无色的“银棠花”，此刻，在你体内的剧毒想必就要发作了。”

一刹时，敖子青面如死灰，混身不可察觉的簌簌轻颤，他双目圆睁，握拳透掌，仅从紧闭的牙缝里吐了四个字：

“你好狠毒！”

“银棠花”是天下最剧烈的毒药，毒性厉害之极，寻常的人，只要闻得几下，便会晕死过去，而敖子青这一次却碰到了肌肤，要不是他内力修为高超，只怕早已毒发而死了。

邵化易长叹一声，假惺惺的道：

“像你这么一位人才，我实在有点舍不得就这么让你死了，你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就把解药给你，否则，等你死了，在你身上一搜，我照样拿得到！怎么样，敖大侠，要不要